

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Пешков



暴风雨中的海燕

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

[法] 亨利·巴比塞 等著
[俄罗斯] 利·尼·谢夫林娜

毛信仁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暴风雨中的海燕
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

[法] 亨利·巴比塞

[俄罗斯] 利·尼·谢夫林娜 等

著

毛信仁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图书代号: SK17N02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暴风雨中的海燕: 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 / (法) 亨利·巴比塞,
(俄罗斯) 利·尼·谢夫林娜著; 毛信仁译.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7. 6

ISBN 978-7-5613-8904-1

I. ①暴… II. ①亨… ②利… ③毛… III.

①高尔基(Gorky, Maxim 1868—1936)—纪念文集

IV. ①K835.125.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17316号

暴风雨中的海燕: 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

BAOFENGYU ZHONG DE HAIYAN TONG SHIDAI REN HUIYI GAOERJI

[法]亨利·巴比塞 [俄罗斯]利·尼·谢夫林娜 等著 毛信仁 译

责任编辑 焦凌

责任校对 彭燕

装帧设计 赖佳韦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6

插 页 1

字 数 377千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8904-1

定 价 49.8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有问题, 请与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 真: (029) 85303879

译者序

1983年8月，译者有幸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俄语系资料室看到刚从苏联订购来的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同时代人回忆马·高尔基》（文学回忆录两卷集），真是喜出望外，爱不释手。匆匆浏览后，这套红色封面、装帧精致的收录一百一十篇高尔基同时代人的回忆录的汇编巨著所记述的伟大作家、无产阶级和苏联文学奠基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的生平事迹与丰功伟绩，立即使我心驰神往，跃跃欲试。于是我不揣冒昧，向有关出版社领导“毛遂自荐”，把它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译者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国共产党辛勤培育逐步成长为初谙俄语和翻译技巧的俄语教学工作者和业余翻译工作者，早在1950年就读于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上海俄文学校第一期初级班时，就和几位老同学合译过苏联电影马克西姆·高尔基三部曲：《马克西姆的少年时代》《马克西姆的归来》和《革命摇篮维堡区》。尔后又与老同学合译过“苏联文艺理论小译丛”中的《论高尔基早期作品中正面人物的现实主义形象》等文学作品。这些经历使译者对苏联大文豪高尔基伟大一生的极不平凡的生平事迹和丰功伟绩有所了解，对高尔基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生献给党和人民的忘我劳动、朴实忠诚的高贵品质非常敬佩，对高尔基在青少年时代通过自己的刻苦勤奋自学成才的好学精神和治学、为人、写作态度极为景仰，把高尔基慈父般的爱护、培育和奖掖后进，关怀人民疾苦，热爱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的高尚品德视为楷模，于是就迫不及待地试

译此书。近几年来，译者在业余时间以垂暮之年、病残之身，起早落夜，每天腾出几小时伏案笔耕，实际上是通过这卷书的译述，在向我毕生敬爱的世界闻名的大文豪高尔基学习，接受他的再教育，体力虽感不支，但心情却很舒畅，对缓解耳聋身残所引起的悲痛情绪也大有裨益，真可说是受益匪浅！但近一二年因老伴不幸身患重病，以及又碰上其他不愉快的事，受到耽误，致使自己深感力不从心，译事几度停笔。

由于此书考证性很强，涉及资料很多，加以高尔基本人就是“社会主义时代的百科全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碰到各种困难，亟须请教翻译界前辈和友好同学帮助解决许多疑难问题。为了对出版社和广大读者负责，尽可能保证译文的质量，故在1985年初稿完成时请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主任顾柏林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苏联东欧问题译丛》主编张达楠同志分别为我校订1—30篇和31—58篇译稿。此外，在自己通读、再校过程中发现新的疑难问题时还请教过不少校内外的前辈和好友，诸如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苏联专家柳德米拉·弗拉基米罗夫娜拉夫罗娃，上外俄语系顾霞君、周日荣、冯玉律，上外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廖鸿钧等同志，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年迈力衰，才疏学浅，业务水平有限，知识面不广，虽然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挂一漏万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译者前辈、师长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译者谨表于1987年8月

CONTENTS | 目 录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1
玛·伊·乌里杨诺娃	5
玛·伊·格里亚塞尔	7
鲍·费·马尔金	10
叶·普·佩什科娃	15
安·瓦·卢那察尔斯基	17
弗·德·勃恩奇 — 布鲁耶维奇	19
阿·卡·沃龙斯基	25
阿·伊·米高扬	31
谢·费·奥尔登堡	37
尤·米·尤里耶夫	40
康·亚·费定	46
弗谢·伊万诺夫	62
米·列·斯洛尼姆斯基	74
瓦·米·霍达谢维奇	88
奥·弗·格佐夫斯卡娅	107
巴·季·博尔加列夫	114
普·米·克尔任采夫	117
尼·亚·伯努瓦	121
尼·尼·阿谢耶夫	127
西比拉·阿列拉谟	137
弗·马·巴赫梅吉耶夫	142

伊凡·日加	147
亨利·巴比塞	155
鲍·马·叶尔马科夫	159
巴·赫·马克西莫夫	163
瓦·马·阿拉赞	167
克·阿·克克利泽	172
米·奥·波隆斯基	176
利·尼·谢夫林娜	184
异曙梦	191
库·雅·戈尔布诺夫	197
费·谢·博戈罗茨基	201
谢·萨·凯姆拉德	207
安·谢·库尔斯卡娅	213
费·瓦·革拉特科夫	216
米·叶·科里佐夫	220
列·韦·尼库林	224
鲍·叶·扎哈瓦	231
伊·萨·什卡帕	241
娜·瓦·切尔托娃	260
尤·巴·格尔曼	265
萨·穆·穆卡诺夫	275
玛·雅·先加列维奇	277

阿·尼·托尔斯泰	283
阿·拉·科普捷洛夫	286
伊·阿·西夫科	293
阿·亚·苏尔科夫	297
亚·安·普罗科菲耶夫	301
尤·亚·沙波林	304
伊·彼·亚温泽姆	308
米·费·奥舒尔科夫	314
彼·安·巴甫连柯	318
康·安·特列尼奥夫	328
库克雷尼克塞	333
巴·德·科林	343
娜·阿·彼什科娃	352
尼·尼·布尔坚科	365
注释	368
我们的父亲毛信仁	403
补遗	406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党的积极活动家，弗·伊·列宁的夫人、朋友和战友。

本文原载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共青团真理报》第二二二号。现按《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一九五五年版，第三十七—四十页刊印。

列宁和高尔基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这位作家的评价很高。他特别爱读《母亲》和刊登在《新生活报》上抨击小市民习气的文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本人对形形色色的小市民习气也十分憎恨——他喜爱《底层》，喜爱《鹰之歌》和《海燕之歌》，喜爱这些作品的格调，他还喜爱高尔基的这样一些著作，诸如《大灾星》《二十六个和一个》。

我记得，有一次伊里奇怀着炽烈的愿望想到艺术剧院去看《底层》的演出；我记得，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他听我朗读《我的大学》的情景。

高尔基写得最多的是工人、城市贫民、“底层”平民和伊里奇最感兴趣的那些阶层的人物，他描写生活真切生动，细致入微，他是用憎恨压迫、剥削、庸俗和心灵空虚的人的目光——革命者的目光去观察生活的。因此，高尔基

写的作品，伊里奇感到亲切和容易理解。

弗拉基米尔本人也热切地注视着生活，注视着一切生活琐事。伊里奇身上体现出的这种善于观察和思考生活琐事的本领，高尔基曾经在给我的一封信¹中提起过，他写道：

“我非常清晰地回忆起我对哥尔克村的访问，那好像是在一九二〇年的夏天。当时我不过问政治，完全泡在琐碎的日常事务中，我常向列宁抱怨生活琐事给我带来的困扰。谈话中我提到列宁格勒的工人拆毁木房作燃料，他们砸坏窗框，打碎玻璃，白白地损坏屋顶上的铁皮，可他们的住房呢，屋顶漏水，窗户订上了胶合板，等等。工人们轻视自己的劳动成果使我感到愤慨。

‘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考虑的是宏伟的计划，这些琐事是了解不到的。’他在凉台上踱步，默不作声，于是我暗自责备自己：我不该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去麻烦他。可是，喝过茶以后，我们去散步，他对我说：‘您不该认为我不重视这些生活琐事，更何况您所注意到的轻视劳动成果的例子绝不是小事，不，当然不是小事。因为，我们是穷人，应该懂得每块劈柴和每文钱的价值。许多东西遭到破坏，必须珍惜剩下的一切，这对于恢复经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怎么能指责工人，说他们还没有觉悟到自己已经是所有这一切的主人了呢？这种觉悟不是很快就能产生的，只有社会主义者才会有……’他围绕着这个话题谈了很久，使我吃惊的是，他看到了那么多的‘琐事’，而且他的思想能异常自然地对一些微不足道的日常生活现象做出最广泛的总结。他这种极为机敏的能力始终使我惊叹不已。我不知道有谁能如此协调地把分析和总结结合起来。”

在同一封信中，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写道：

“他在卡普里与我谈到那些年的文学作品时，非常精确地评价我这一代的作家，十分容易地了解了他们的实质。”

伊里奇深谙俄罗斯文学，对他来说，文学是了解生活的工具。文艺作品越是充分、全面地反映生活，越是朴实无华，伊里奇对它们的评价就越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在一九〇七年的伦敦代表大会上进一步结识高尔基的²。伊里奇在会上观察他的言行，跟他交谈，两人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推心

置腹的朋友。伊里奇在第二次侨居国外时期写给高尔基的一些信是很有意思的。伊里奇的形象，他的为人，在这信中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伊里奇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极其坦率地指出哪些是他不能同意的，哪些是使他焦虑不安和深为关切的。伊里奇一般都这样给同志们写信，但在给高尔基的信中的语气却显得与众不同。信常常写得十分严厉，但在严厉之中却包含着某种特别的温柔之情。这些信往往是在某个事件的触动之下写成的，感情异常丰富，明显地反映出他的焦虑不安、心情沉重的感受、欢愉和期望。伊里奇觉得，高尔基对这一切都能深刻理解。伊里奇也总是要高尔基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

这些信中显示出伊里奇对高尔基的关怀。大家都知道，伊里奇对人们是关怀备至的，他是善于关心别人的。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本人也曾多次写过这方面的事，这一点大家都提到过。

伊里奇对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健康很关心。他经常问起他的健康情况，建议他必须找第一流的医生治疗，要遵守生活制度（伊里奇戏称之为“压缩”制度），不要在夜里工作。

伊里奇侨居国外时，常为很少有看到工人而苦恼。诚然，侨居国外的工人很多，但他们往往很快就找到工作，已经习惯于当地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生活方式，侨居生活很快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影响。因此他总是乐于同来国外作短暂居留的工人们交往。伊里奇对卡普里党校³的工人工作和龙寿姆党校的学生工作⁴特别满意。一九一三年有一批工人代表要来波罗宁（在克拉科夫附近的加里齐亚）。高尔基在卡普里岛接触俄国工人的机会更少，因此列宁显然能想象到他的心情是多么沉重。伊里奇就邀请他到波罗宁来。“如果健康允许，马上来这里小住一个时期，真的！自从伦敦代表大会⁵和卡普里岛创办学校以后，您又可以同工人们会面了。”⁶

我保存着伊里奇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写的一封信。那时我正在“红星号”做宣传鼓动工作，我把自己的最初印象写信告诉了伊里奇，于是伊里奇就想到，如果让高尔基也到船上去那该多好。他写道：“我在后一封电报里询问他们能否在‘红星号’上给高尔基找一个舱位。他明天就会到这里，我非常希望

他能离开彼得格勒，因为他在那里心神不安、精神不振。我想你和其他同志是会高兴与他同行的。他是一个和蔼的人……”⁷

我没有参加伦敦代表大会，也没有去卡普里岛，而在巴黎、莫斯科和哥尔克村，当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来看望我们时，我总是悄悄地走开，让他俩促膝谈心。

现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住在苏联，完全沉浸在政治生活中，撰写热情洋溢的政论文章，要见到多少工人就能见到多少工人。我很少有机会跟他见面，尽管有时候我多么想他谈谈伊里奇，但是我们的生活都非常紧张，大家都忙得不可开交。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担负着许多文学方面的领导工作，这方面的工作除了他以外，别人是完成不了的……

玛·伊·乌里杨诺娃

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杨诺娃（1878—1937）——著名的革命运动参加者，弗·伊·列宁的妹妹。从一九〇三年起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秘书，曾在合法和不合法的报社做了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领导的《生活与知识》出版社，她在那儿遇见过高尔基。从一九一七年三月起任《真理报》责任秘书和该报编委（直到一九二〇年）。

本文最初载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消息报》第一四二号，现按《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一九五五年版，第四十一—四十二页刊印。

列宁和高尔基

（……）九十年代末，我被遣送到下诺夫戈罗德置于警察监视之下，那时我同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有过短暂的接触。革命前，我住在彼得格勒时才更深入地了解他的为人。那时，我常带着列宁的信件和委托，到彼得堡区的高尔基家里去同他会面⁸。

伊里奇需要有一些收入。由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缘故，物价天天上涨，尽管他只要求维持在最低的生活水平线上，但是因为他有一个时期找不到文学工作，又无法“发表”自己的作品，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阿列克塞·马克

西莫维奇曾帮助过他摆脱困境。⁹

如果说，那时候的政治生活，特别是侨居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曾引起高尔基的反感，并且有时候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好”人会由于政治信念不同而分道扬镳，那么，对于列宁，对于他必将对我们国家和全人类起到的作用，高尔基却一下子就理解了。而且他一下子就十分喜欢列宁。伊里奇对高尔基也同样如此。能像高尔基那样得到列宁喜欢的人是指可数的。不知怎么的，每当他跟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见面时，他总是显得容光焕发。他可以一连几个小时同高尔基交谈，明显看得出来，这些谈话使他感到由衷地喜悦。高尔基是一个亲切、平易近人、有吸引力的人。这才使他俩接近起来。

高尔基家里举行过几次音乐会，演奏了列宁所喜爱的音乐作品。¹⁰高尔基常到我们哥尔克村的别墅做客，还时常到克里姆林宫来，到列宁在市区的住宅来拜访他，这些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高尔基常常带着这样那样的事情来找伊里奇，如各种各样的人提出的大量的请求。对高尔基带来的这些请求，只要有可能办到，列宁总是乐意接受下来。

高尔基对培养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令人惊讶的是，他怎么来得及看完那些寄到意大利向他求助和请教的大量信件、读完各种各样的材料的。我在《真理报》工作期间，有些信件是通过我转给他的。他对其中的任何一项请求大致都做了答复。

在高尔基有机会回到苏联¹¹的日子里（起初是短暂的），他总是亲自出席工农通讯员会议和代表会议。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曾经从他的支持、建议和亲切的谈话中受到过鼓舞呀！（……）

玛·伊·格里亚塞尔

玛丽亚·伊格纳季耶娃·格里亚塞尔（1891—1951），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一年间在人民委员会秘书处工作，后来任马恩列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最初载于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文学报》第二十二期。现按《同时代人回忆高尔基》一九五五年版，第四十九—五十一页刊印。

列宁和高尔基

我在弗·伊·列宁秘书处工作期间曾多次见到列宁和高尔基会晤的情景。

每当高尔基来看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时候，我们这些秘书处工作人员都感到莫大的欢乐。这种欢乐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异常兴奋的情绪传递给我们的。他总是急切地期待着高尔基的到来，他对这位亲密的朋友——把伟大的天才献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尔基怀有深厚的感情，这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

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往往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家里去做客，但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他。在高尔基从彼得格勒来到这里的前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要把秘书叫去，非常热情、兴奋地说：“高尔基明天早上就要来了，请派我的汽车到车站去接他，并请照料

一下，务必在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到来之前，把他住处的一切安排妥当。再了解一下，那里是否暖和，是否有木柴。要跟他约好，什么时候派汽车去接他。”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不会照料自己，这一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知道的。他无微不至地关心高尔基，为他提供一切方便，当时，在国内战争时期，要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

在高尔基来访的那一天早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提前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且立即叫秘书来汇报，是否一切都已安排妥当了。“有没有通知克里姆林宫大门口的警卫，他们是否会阻拦高尔基进来？”过了半小时他又从办公室打电话查问：“汽车派出去了没有？”

非常可惜的是，在那几年，我们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接待客人、交办事务以及他的演说等等都没有做任何记录，因此，很难回忆起列宁和高尔基历次会晤的日期。但是，这几次会晤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我记得只有一次，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没遇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是在一九一九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突然在晚上来到，而列宁那天正好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这样他就不得不在我们秘书处等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而以往，通常不会让高尔基等一秒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会亲自出来迎接他，向他问好，跟他轻轻拥抱，并用一贯深情的眼光端详着他，随即询问他的健康情况，然后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高尔基在列宁那里做客时，我们的工作就多起来了，因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常常带来一大堆使他操心的问题，有涉及工作的，也有涉及人事的，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忙于处理紧急事务，或者正在接待有急事求见的来访者。每当遇到这种情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事先提醒我们说：“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一到，就马上让他来办公室找我，即使我有事也没有关系。”这样，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高尔基在场的情况下，办完紧要的事情。

高尔基也以同样的深情厚谊对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我在他们会晤之后立即跟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谈一下，弄清楚他对某些事情的请求和申诉，并详细记录下来。高尔基按捺不住会晤后的激动心情，常跟我叙述自己的感受，讲得那么生动，好像又一次在同列宁

交谈似的……

收进《列宁文集》的便函和电报，可以用来说明在最近几年的交往中，列宁对高尔基的态度，以及列宁对高尔基的亲切关怀。高尔基的病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深感不安。高尔基患病后，列宁坚决邀请他到自己的别墅来休养，建议他乘宣传船沿伏尔加河旅行，并亲自为他做了安排。

一九二一年，高尔基开始咯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力劝他去国外治病，最后终于说服了他。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不愿在自己的全部工作尚未完成前出国，列宁就分别写信给有关机关，要求他们尽快地解决高尔基提出的问题，以免耽搁他的行期。高尔基参加工作的某个出版工作委员会需要两辆小汽车。当时汽车很少，他们的要求没有及时得到满足。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全俄肃反委员会明仁斯基同志写了一封专函，信里有这样几句话：

“应当尽快帮助高尔基，因为他为了这件事才没有到国外去，而他正在咯血！”¹²（……）